

今日叢刊第十集

涼山夷區去來

戴詠修著

1947

今日新聞社出版

今日叢刊第十集

涼山夷區去來

戴詠修著

1947

今日新聞社出版

代 序

履謙兄：

上年因商業上的關係，我曾到雲南去居留了五六個月，趁便冒着生命的危險，又到大小涼山去作了一次商業旅行，這篇通訊，就是描寫那五千年前原始社會的文獻，我爲他幾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，財產上的損失，亦達五百餘萬之鉅，因爲在途中被土匪搶劫，全部貨件，均告損失。

這篇通訊，那原始社會的政治，經濟，文化各方面，均有所記載，我認爲對於研究歷史和社會科學的人，可作爲有價值的參考材料。涼山的夷人，除非洲的野人外，恐怕是世界上最原始的民族了。

關於苗夷藏各種民族的生活的記載的文獻我讀得很多，關於涼山方面，却見過不多，這時我才知道那是個要命的地方，愛惜自己的文人，誰願意去冒這個險！我敢說一句：這是記載涼山夷人社會的第一篇通訊。

詠修，三十五，農曆八月二十九日。

涼山夷區去來 目次

代序·····	一
從西寧到牯牛山壩·····	一
娃子和丫頭·····	九
夷人的服裝·····	一七
婚姻與葬儀·····	二一
夷區的貿易·····	二五
涼山社會政治與經濟·····	二九
漢夷往來與淘金人·····	三三
吃血酒小涼山·····	三七

從西寧到牯牛山垭

翻開地圖，我們在屏山，綏江，雷波，和馬邊所構成的三角地帶里，會發現一個長方形的小黑點，傍邊注着蠻夷二字。我想在地圖上要想檢看什麼的人，誰也不會注意到他的，那就是涼山的所在，就是我在這裡所指的夷區。

涼山，充滿了許多動人的神話，可是，那些神話中，沒有一點香豔，肉感的色調，完全屬於黑暗，恐怖的一面。一提起涼山，只要是和他不十分隔膜的人，就會想起搶劫，殺害，被綁去作娃子，一生也休想再見天日的一連串的可怕的事情，無有不搖頭嘆息，或惡聲咒罵的。

我一面聽取着這些好意的反對，一面進行着到涼山的準備，我願意付出生命的代價，要去認識一下那最原始的社會。

西寧，這接近夷區的市鎮，是墾殖工作人員一手建立起來的，到那裏後，託朋友找好了一個押扣蠻，叫什字木干兒，是石頭家的娃子，老涼山說：石頭家在小涼山是最有力量的一個民族，保頭很硬，可以減少許多危險。木干兒的原籍，是雲南，幼小的時候，被綁進涼山，現在取得了黑頭頭的信任，才保他出來做生意；他是個身材高大，約莫三十歲上下的人。我在一家煙館裏，和他見了面，把我的來意告訴了他之後，就把煙錢給他開了，他已經吃了兩盒，我再請他吃兩盒，這一次的招待，才花八百元，如是在內地那至少要四五千元才辦得到。

由西寧運涼山的貨件六十斤算一個力，每個力每天四千元，食宿由老板負責，到達目的地後，跑山做生意減半。力氣大的，能揹個半力，或者兩個力。

那天下午，他跑到我住的客棧來玩，我把在西寧所謂面子上的人，認識的，不認識的，都向他說是我的朋友，並且說有密切的關係，深厚的情感，有的還拜過把，接着，爲了證實我不是扯謊，把他帶起走了一兩個地方，那些新認識的朋友，當然明白我的來意，以命令的口氣，向他說，要保障我的安全。這些無聊的動作，可以增加我在他心目中的重量，可以減少我這次探險的危險，因爲在外面跑的是人，也是很勢利的傢伙。

他這次保進涼山做生意的，一共十餘人，有賣臘肉的，碗兒糖的，葉菸的，食米的，清油的……只有我一人販的是布，資本也以我一人爲最大。

六月中旬，我跟着這一隻商業隊伍，從西寧出發，當天晚上，宿在距西寧三十里的落山溪，這些小販，都是老板兼腳子，一點東西不攜帶，完全靠腳子搬運貨物的也只有我一人。

到了落山溪，我取出中心壘場科長的介紹信，去訪問抗建壘場的經理和王中隊長，他們很客氣的接待我，彼此照例，你哥我弟應酬一番之後，他們就問起時局的情形來。在壘區，沒有電報局，郵政局這一類的交通機關的，一年到頭，他們看不見一張報紙，得不到一封書信，他們和

外間完全隔離着。我呢？說來也很慚愧，在綏江只看到五月中旬的一兩張報紙，我只好把那些無頭無尾的消息糊里糊塗告訴他們。他們好像如獲至寶，感覺到十分的滿足。

● 墾殖是一件辛苦，艱巨的工作，沒有堅強的意志和絕大的勇氣，是幹不下去的。在那里，除了包谷以外，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，什麼都缺乏，什麼都由外面運輸進去。其價值之昂貴，說來駭人聽聞，當抗建部隊和墾區起着衝突的時候，食米曾賣過兩千元一升，豬肉一千二百元一斤。起碼草鞋一千元一雙……西寧以上的地區，價值當然更高，而且還買不到手。

第二天，由落山溪出發，到達十五里的中嘴以後，再前進一步，就是夷區了，那是個特別區域，另一世界，我們政府的力量，在那裏失去了效力，法幣在那裏成了廢紙。

夷區的道路由於從未加以整理，弄得非常難走：有時沿河而行，高高低低，在石堆里亂竄，還要常常徒涉溪流，有的處所，水竟深到腰部，你一不小心就有被沖去的危險；有時在山腹輾轉，偶一不慎，就會滾下萬丈懸岩，或者頭頂上落下一塊大石把你解決。有的地方突然一根數人合圍的大樹，不知在什麼時候倒了下來把道路遮絕，你必須從樹下爬過或者從樹上跨過。有的地方，道路中斷了，用⊗ 根木材，來維繫着交通，如果有坡度的話，就在木材上用斧頭砍幾條口，作為上下的階梯；有時在森林中躑躅

道路泥濘不堪，行動非常困難，許多地方，連膝蓋也被淹沒了，霉爛的樹葉，發出一種難聞的氣息，森林里叉路很多，容易迷失路途。更容易陷入泥沼。有時在草叢中蠕動。凡是被露着的身體的各部分，都被鋒利的草葉割傷，草深齊腰部，有時且蓋過頭頂，好像呼吸都有些感覺困難似的。

道路是這樣的困難，其程度，在沒有體驗過的人想像以上。到過涼山夷區的人，會覺得李白所謂的「蜀道難」不算一會什麼事，「蜀道難」中的描寫，不過困難道路中的一部份罷了。

在森林和草叢中走路，最難招呼的，還有那螞蝗，你的腿部，有時甚至頸項，是他們進攻的好地方，你盡使一條螞蝗離開你的身體，得費相當的力氣。

那天晚上，宿距落山溪三十里的小溝。老涼山說，去年的小溝，還是一片無人居住的森林，那七零八落的幾戶人家，是今年春天才從里面遷來的。他們的開墾工作，非常簡單：把大小樹林，用斧頭砍倒，然後再一把火把枝葉燒去，能用人力搬運的就搬運到別處去，不能搬運的，就讓他躺在原處。因為這樣，在他們開墾出來的土地上，站滿了兩三尺高的樹樁，躺滿了又長又大的樹木，看來很不順眼；可是單憑一雙手，一把斧頭，來做本來艱巨的開墾工作，其成績也能到達這種程度，真是難能可貴。

還沒有到達小溝，天就下起雨來，本來就很難行走的

路，更增加了困難。那天晚上，一批住在久久兒家，我和幾個同隊的，住在一個娃子家裏。

夷人的房屋，構造非常簡單：用篾摺，夾成一個長方形，屋頂用木片蓋着，接頭的地方，壓上一塊大石，吃飯，睡覺，擺各種用具，都在在一間屋子裏，因為他們的房屋，一共只有一間屋子。

那娃子姓林、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，三十年前，在西寧附近被綁去的。老板在麥子坪，他的兒女也在那裏，他是奉老板之命，來在這裏開墾的。我問他還想回老家不？他說他現在已經老了，已經不值一文錢了，黑骨頭早已不把他放在心上，說到跑，隨時都有機會，沒有錢，跑出去，還不是只有餓死！他說他的老家，他曾作了數次的探詢，星散了，沒有人了，在夷區內所生育的兒女，黑骨頭是不准帶走的，於是，他說他只有流盡最後一滴血，磨死在涼山。堆在他滿是皺紋的臉上的淚水，在熊鵲的火光照耀下，反射出不幸的微弱之光。

夷區不使用法幣，要買他的東西，只有用銀子，那天晚上，同隊的伙伴，因為和林老頭子有來往，賒了一升又霉又爛的包谷，磨來做巴，這東西實在有些不大合口味，早上在落山溪吃了半個，晚間還是只能吃半個，此外喝了一些涼水，肚子雖然餓得作痛，無論如何也吞不下。

夷人家裏，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棹凳，碗，篾，牀……這一類的東西是沒有的，他們坐臥，都是在骯髒，

潮濕的泥地上。做什麼，吃什麼，只憑一雙手。那天晚上，我睡在他們用來煮東西的火坑旁邊。在涼山，雖然是熱得要命的盛夏，其冷的程度，還勝於外間的嚴冬，不烤火，是不行的，晚間當然更冷了。夷人睡覺的方法，頗為簡單；向泥地上一倒，再像狗似的蜷伏成一團，就算了事。雖然我睡在火坑旁邊，又穿上兩磅重的毛線衣，因為沒有被蓋，還是冷得不能入睡，那討厭的跳蚤的騷擾，也是原因之一。後來，由於環境的逼迫，我發見了臨時救濟辦法。林老頭子家裏有的是乾柴，於是把火大大的燒起來。走了一天的路，到底是很疲倦的了，雖然什麼也沒有，只要有足夠的熱，也就入了睡鄉；可是，火熄了，又要被冷醒過來。那天晚上，我加了三……次火，才算混到天亮。

第三天，差不多都是在森林中行進數人合圍的大樹，常常發現。森林中，勢力最強大的，第一要算青苔，第二該是葛藤了。青苔蔓延到所有的大小樹木的身上，石頭，泥地也成了他們的殖民區域，葛藤密佈着牠的網，把森林結成了一個整體。很奇怪，在那些原始林中，除了馬蝗和蚊蟲之外，竟什麼雀鳥也沒有，宇宙非常寂靜，好像空氣流動的聲音，也聽得到似的。

在第三天的行程中，我們常常發現三五成羣，一身襤褸的夷人，倒在道路旁邊燒鴉片，每人面前一盞燈，悠然的一口又一口地燒着，老涼山說：他們的煙具，是隨身攜帶着的，那裏癮發了，就在那裏開動。涼山，一向是種煙的地方，夷民當中，燒煙的很多，居於統治地位的黑骨頭

，更是如此，娃子因爲生活上受了種種的限制，比較少些。

那天要翻越一個叫牯牛山壩的大山，山頭上的壩，是一個約兩三里長的一塊平地。很奇怪，像這樣難得的地方，竟沒有人耕種，讓他荒蕪起來。老涼山說：一個原因，牯牛山壩是土匪出沒之所，生命，財產，沒有保障，另外的一個是土質不好，不出什麼。

當走到一灣溪流、大家歇下來吃包谷巴時，同隊的女伙伴郭三姐說：今年的四月，就在那溪流傍邊網去二十六個漢人，那不幸的二十六個，也是像我們一樣的生意人，他們已經把生意做好，在返西寧的途中，道經牯牛山壩時被網去的。那筆買賣，是押扣蠻幹的，照時價，可得千多個銀子，那押扣蠻發了橫財之後就逃進大涼山去了。

進涼山做生意，被網的危險有三個：第一，押扣蠻想發財，把你賣了；其次，保頭不硬被別家的蠻子把你吃了；再次，是你腳力不行丟掉了隊。



娃子和丫頭

由小溝到木干兒的家鄉——五馬、約七十里左右、本是兩天的行程，結果一天就走到了。在只距離十里左右的地方，橫在前面的，兩三丈寬的一條溪流，如不馬上徒涉過去，半點鐘，或一點鐘後，水漲了就沒有希望了，無辦法，大家只好冒着驟雨，向溪流奔去。

奔到溪流傍邊，大家站住了，老涼山在估計水位的深淺。流速的大小，決定是否可以徒涉。七嘴八舌吵鬧一陣之後，勇敢的，做了開路先鋒；最深的地方，淹到腰部，流速不大，還站得住腳。過去了的，把背上的東西放下，又折轉身來，幫助別人。我對於水，一向是不在乎的，因為我可以游泳，就心的，是我雇的那個將近六十高齡的老腳夫，如果被水打去，不但良心上將受到很大的責難，事實上有可能還要吃一場人命官司，貨件的損失，當然是微乎其微的事情了。還好，那位老將軍，在我和一個伙伴扶持下，算安全渡過了難關。

過河後，在還沒有到木干兒家的途中，天就黑了，霧從溪流，從山脚，從我們行走着的道路，慢慢的升起，須臾之間，瀰漫了整個宇宙，一切都被潮濕，濃厚的霧吞蝕了。在這莫可如何的情況中，我的電筒，顯示出了現代文明的偉力，借着他的照明，才一步一滑的摸到木干兒家。

木干兒的家，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嫂嫂，他的哥哥叫牛

牛兒，是他的主人黑骨頭的大兒子，他們名義上雖然兄弟相稱，實際上却有主僕之別，所以說是「木干兒的家」，那是不適當的，他只不過是那個家中的一個娃子，一個奴隸吧了。

在那個家中，除牛牛兒夫婦之外，還有一個與木干兒同輩的，叫韓大嫂的韓了頭，（被綁去的漢人的婦女。夷人稱了頭）和木干兒買的一個十六七歲叫什干兒的娃子，此外，還有六七個男女小孩。

第二天因為下雨，不能出去做生意，大家只悶坐在屋子里，木干兒趁這空閒的時候，來清理他的收益了。押扣蠻保生意的報酬，是見十抽一，於是，我的六十件布，他也就照例取了六件去，其他的貨件，當然照例徵收，並無折扣。少帳可以麼？譬如你辦的是碗兒糖，他硬要一筒又一筒的去數，清油用稱來稱，食米用升子來量。他們對於自己的收益，決不會絲毫放鬆的。

木干兒保生意的所得，又須做三股來分；牛牛兒一份，這是奴隸對主人應盡的義務；果果兒一份，因為木干兒的生意是他在西寧負責介紹的；剩餘的一份，由他自己所有。

一天早晨，我在尺來寬的階簷上，碰着什干兒，我很想和他談談，就問他有多大歲數，他用嘴向屋里示意，默然的走過去了。我掉頭一看，木干兒的嫂嫂，正在推包谷。那天早飯後，韓大嫂餵豬時，我跑去參觀，她正在一面

鞭打大小豬仔，一面詛咒他的主人。那女人較什干兒勇敢些，經我一問，她就談起自己的生平來；她說她本是墾民，八年前被網來的，一天做到晚還要挨打挨罵，真是命苦。她這樣說了幾句，睡在豬欄上的伙伴們警告我了：叫我不要和她們談什麼，弄出事來。又一天下午，什干兒和韓大嫂在屋子左近的包谷土里鋤草，我散步走到那里，停住了腳，很奇怪。什干兒驚惶的常常抬起頭來向屋里張望，不時又和韓大嫂咕嚕幾句。我在那里大約站了兩三分鐘，什干兒很惡厲的叫我馬上離開那里，回屋里去。

想和他們談談的希望，經過了幾次努力，終於沒有達到目的。原來娃子沒有和「自由漢人」接近談話的權利。因為由此引起了黑骨頭的猜疑，就會釀出不幸來：娃子轉賣，漢人被殺！關於這件事，伙伴們後來常常警告我叫我不要和自己的性命開玩笑，不要把他們的環境弄壞！

我從郭三姐的口中，知道韓大嫂的丈夫，去年曾到過涼山，目的是來贖回他的妻子，黑骨頭說他是去四十個銀子買來的，外生五個銀子的息，一共要四十五個銀子。她的丈夫，籌不出這筆巨款，只好讓這幕悲劇繼續演下去。關於什干兒知道的很少，大家只曉得他是西昌人，是由大涼山轉賣過來的。

在夷區，未墾墾的處女地，非常廣闊，黑骨頭爲了擴大他們的栽種地，增加他們的收益，於是，利用所有的機

會，去網漢人，小孩，青年，那走得路的老頭子、他們都要。他們最喜歡的，是小孩，因為小孩養大，沒有逃跑的危險。他們把網來的漢人，又常常轉讓別人；小孩約值七八十個銀子，青年約值四五十個，老頭子的價錢最低，約值十來個，他的工作，是看豬，因為別的工作老頭子坦負不了。

黑骨頭對娃子的初步訓練，非常殘酷：白天，頸項上拴一條繩子，牽出去做工；晚上，把手腳細綁起來，丟在他們的身傍。你稍微露出一點頑強的性格，他們就挖個坑，把你丟在里面，蓋上一塊篾摺，他們就睡在那上面。如果你裝病，或者偷懶，他們就不給包谷巴與你吃，就糊亂的毒打你，打到你僅不致於斷氣的地步為止，因為把你打死了，是他們經濟上的一種損失。逃跑嗎？在初期，由於他們的嚴厲的監視，沒有機會；要逃跑，必須要取得他們的信任，手腳上的繩索解除之後，才有可能。但，實際上，成功的成份是很少的：第一，要熟習路徑；其次，要在一夜之間逃出夷區。如果你是在小涼山被網的，把你轉賣到大涼山；大涼山被網的，轉賣到小涼山，那就完全無望了。為了防止逃跑，黑骨頭對於娃子的處理往往採取這種辦法，譬如木干兒，什干兒，是由大涼山轉賣過來的，如果逃跑沒有成功，被黑骨頭抓了回來，那就把你毒打一頓之後，再轉賣給別人，重見天日的機會，不能說沒有，那是遭難者的家庭，用銀子去贖。如果網去的時間太久，

轉賣的次數太多，失掉了線索，就是要贖，也很困難了。

娃子和了頭的工作，並沒有性別的區分，完全是同等的。不管戶內戶外，只要是需要人幹的事，他們就得去幹。就以什干兒和韓大嫂來說吧，他們每天晨五時就得起床，直到晚九時，吃了夜飯之後，才休息，其中除了弄飯之外，所有的時間，都在山上活動。起霧括風，下雨，不管氣候壞到何種程度，也不能影響他們的工作。他們每天要替黑骨頭作十七小時左右的工，這恐怕要算世界上最長的工作時間了！

他們像牛一樣，終日埋頭苦幹，所得的報酬是每天幾個不能下咽的包谷巴，如果黑骨頭的神經病發了，還常遭受打罵！牛一樣的工作，他們並不害怕，只要健康應付得過去就行了；他們最怕的就是患病。在涼山的夷區，沒有診病的醫生，也沒有治病的藥物。病了，黑骨頭就把你抬到附近的岩穴里去，每天早晚來看你兩次，看的方法，不是像外間用軟言溫語來安慰你一番，或者是帶些一個人在病中最喜歡吃的東西來給你，而是距丈把遠，用一塊石頭向你擲來。如果你受了這石頭的一擊，還蠢動，還能叫，他們就再給你擲個包谷巴來。既不動，又不叫，他們就認為你已經死了，於是就把你拋到深谷里去。涼山夷區的娃子除了在打冤家的黑骨頭的氏族鬥爭中犧牲的以外，所有的娃子，都這樣悲慘的終結了他們的一生。

娃子在夷區住上十年八年，取得了黑骨頭的信任，他